

曹聚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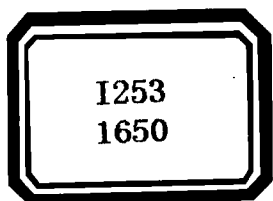


曹聚仁作品系列

采访本记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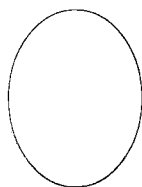
3
0



1253

1650

曹 聚 仁 作 品 系 列



采 访 本 记

曹 聚 仁 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访本记 / 曹聚仁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7
(曹聚仁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2926-3

I. 采… II. 曹… III. 新闻采访—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300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王振峰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7.25

字 数 144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总 序

曹雷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从 1921 年来到上海时起，到 1972 年他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 30 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

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也曾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上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

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

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前记——战场生活

一

我承认我是泥土气息很重的人，从乡间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到了上海，好似踏进了现代的城市，而我还是一个十足的土老儿。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却也把我自己关在书房里，和外界并没多大的接触；所接触的，也就是学校里的教授、学生，其他便是文艺界的朋友，说起来，也就是文化圈中的人，大家都是在这个小圈子中兜来兜去的。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他是住在小圈圈的黄圈圈当中的，我们也有我们的黄圈圈，也有我们的自大自负。到了一九三七年秋天，淞沪战事发生了，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战场，这才跳出那个小小的黄圈圈，和一般社会人士相往还，在我的生命史上，可说是极大的转变。假使一个人的意识，也有狭的笼，从那时起，我是走出了狭的笼，闯到广大世界中去了。辛克莱说到我们生活过程中，偶然会有一种惊疑错愕的顷刻，当此顷刻，他们的心必如受刀刺一般地想道：“人生是多么奇怪的一桩事；我到底是什么？我是怎么样来的，又将怎么样去？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生在世间为的是什么呢？”有一次，他和三个游丐坐在一条铁道旁边谈天，他们正在一个旧罐头里煮汤吃，听得其中一个说道：“天晓得，真是一桩怪事，不是吗？伙计！”又一次，他坐在一只船的甲板上，眼看着夜半的大

洋，和一个水手谈天，听他们说的，也差不多同是这几句话。他说：“可见人们的心，不一定在学校的教室里，才去捉摸人生的基本问题的。”我的感受，也正和他所说的一样；从那以后，我才和古代哲人似的，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摸索人生的意义的。

上战场和将领们相处，才知道军人不一定是武人；有些将领，也许比文人还要“文”；现代的军人，很多对文艺有兴趣；他们的旧诗词，修养很不错，不独会欣赏，而且会写作。程潜（颂云）的旧诗，比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高明得多；罗卓英也爱写旧诗，黄绍竑的词，并不差。有一位汪参谋长，他在临川和我谈宋明理学，也正如朱陆当年的“鹅湖之会”，自有他的议论。在别的战场上，我们也容易碰到学贯中西的思想家，而且是真不二价的。但，军人毕竟是军人，他们并不是酸文人，也不是腐学究。他们毕竟和死神碰过面的，他们虽说为命运所掌握，却也掌握着命运的。我曾称之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即是此时此地的主义，离开现实，就无从把握；也只有面对“现实”，迎接上去，才有把握的希望，要逃避是不可能的。有一位，平日很拘谨的参谋，虽不一定守身如玉，到了战时，忽然，也对玩女人发生兴趣了，几乎有了机会，他就去玩一场，一变他平时的性格了。他老老实实对我说：“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活人，我要享受人生的快乐。我也设想过着安乐的家庭生活，而今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不享受一番呢？不错，可能会碰到传染来的性病，但性病的发作，总得在三四星期以后，即算要死亡，也得在几年

以后；而我呢，可能在几天之内死去了，也可能在今晚、清晨都说不上，我又为什么不好好儿享受一番呢？一个连女人都没碰过的男人，这样的死去，真是不瞑目的！”他不一定是杨朱派的信徒（杨朱派认为“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之中，只有快乐享受为有价值，而人生之目的及意义，亦即在此），一个现实迫得他成为快乐派的哲人，他这么说了，谁也只能点头承认的。于是，我不觉恍然有所失了，我们在书房中冥想，在课堂中放言高论，究竟懂得什么呢？

在我，这样一个从乡村出来带着泥土气的理学门徒，就这么给战争当头一棒，把礼教外套都撕碎了。宋明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们都是没有饿过肚子的，在那儿说风凉话；要是他饿了肚子，这才懂得饿死事大。一个少女，当她饿昏了头的时候，一个大面包，几片香肠和牛肉，再加上一包香烟和一瓶啤酒，那就什么都可以奉献的。我们只要看看战争片子，就知道艺术家所了解的，比什么圣人或理学家深切得多了。我们决不谴责失去贞操的少女，在战神面前，贞操算得什么呢？

二

我在上海教书写稿的日子，每天可以估量得到，会碰到哪一类朋友，或者学生；他们将要谈些什么，我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有如我自己的午餐、晚餐一般，我可以预知和谁一同吃饭，吃的是什么菜；至于进膳时间，迟早就是那个时候，不会差得很多的。到了战场，那可不同了；每一页都是

新的一页，也不知会碰到谁，更不知谁是怎样一种人；至于想些什么，谈些什么，那更无从去把握了。旋风似的在变动，只有那一刹那是可以把握得到的。我还记得我和珂云从徐州到洪山前线那一下午，幸而找到了一辆牛车，把我们连夜载回到运河站，要不，我们可能变成敌军的俘虏了。我们是那年五月底离开徐州的，我们离开徐州的第二天，徐州便被敌机狂炸，我们所住的花园饭店便成了一片瓦砾了。而徐州向西通往开封、郑州的列车，也只开了我们所乘的最后一趟车，以后就被切断了。我们乘了人力车，从开封西往郑州，那是朋友们所不了解的；也就是第二天，开封、兰封之间就被敌军切断，围城中的朋友便没法出来了。后来，我在长沙，刚乘车往南昌去，那天下午，我住的旅馆，也完全炸掉了。他们传我在长沙殉难，原是可能的。一夜之中，整个城市变了面貌的事，那是我们所眼见的。凡是常态的生活，在战时都变得走了样，几天几晚，没有好好儿睡觉的事，并不稀罕的。我还记得我从萧山南行，就在铁板车上挣扎了两天两晚，白天是可怕的敌机，提心吊胆，不敢闭眼；到了晚上，又是刺骨霜风，迫得我不敢睡去；沿途各车站，又给蝗虫似的伤兵扫荡一空，什么都没得吃，只好咽着口水硬拖着。到了郑家坞，已经是第三天下午，抢着吃了一碗汤面，便倒头在稻草堆中睡了三十八小时，有如死去一样。在旋风的生活里，我们才体会到“此时此地”的意义，什么生活习惯，到战时都走了样了。

老实说，我这个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究，对中国其实是不

大了解的。因为，我所了解的，只有幼年生长的家乡，少年读书的杭州以及后来教了十多年书的上海，只是中国的一角而已。做了战地记者以后，这才东南西北走江湖，知道中国土地的广大，社会风俗习惯的多彩的。我们在江西境内兜圈子的日子，时常会被当作主宾送上首席去的。入席之前，主人一定要替主宾斟上一杯酒，而且恭敬地行了礼。我呢，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去了。后来，才知道我们并未入境问俗，行错了礼的。主人替主宾斟了酒行了礼以后，主宾就该回敬一下，替主人也斟了酒，也还了礼，这才可以入席的。这一类的特殊风俗习惯，到处都有，我们不曾留意就是了。我们如把这一类风俗习惯记录起来，正如记录各地方言一般，是可以写成一部《中国风俗史》、《中国文化史》的。

我的第一个女孩子，是在赣州出生的；那时，我借住在灶儿巷的邹家，我们请了产科医生到家中来接生，一切都很顺利。殊不知我的朋友，住在离城三十里的乡间，就碰到意外困难了。那儿乡村中，是不许外姓人在那儿养孩子的，必得离村里许搭了一个草棚，产妇必得在草棚中过满了一月，才许回村的。恰巧是冬天，我那朋友的妻子和孩子，几乎送了命呢！至于邹家，虽说比较说得通，却也有种种禁忌，他们把产妇的房子当作红房，他家中的男人决不进红房来的。这一类的禁忌，我知道到处都有，却也过了走江湖生活以后才亲身感受到的。

我相信司马迁所说的行万里路，也和我的经历差不多的。

三

从我们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叫喊着抗战的口号，到“七七”、“八·一三”的战事真正展开，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八·一三”的枪声一起，我和如醉如狂的群众一般，十分狂热的；我们都十分兴奋，我是带着兴奋的情绪上战场去的。“战场”却是最冷酷的现实，一点也不带浪漫的色彩；我在上海战场做了几个月战地记者，就明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战场有很大的距离的。传奇性的大刀威风，在现代化的立体战争场合中，一点也不发生作用。即以淞沪战争来说，我军和敌军对垒了近三个月，但我们可以和敌军对着面，迫近了肉搏的“近接战斗”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把大刀夸张了来说，那是愚蠢的。到了后来，我看了英国军事学家温特林汉的论文，才知道这位军事家也希望英国人接受战场上的现实教训，赶快抛除了刺刀冲锋的观念，现代战争是用不着大刀和刺刀的。后来，我看了阿特瑞其的《近代战事史》，他指出现代战争史只是一部兵器进步史；这一观念，直到抗战初期，还不曾为国人们所了解的。

等到中日战争持久下去，世界大战也从欧洲蔓延到整个世界，而太平洋战争，也把中日战争和西方战争结合在一起了。大家才从神话式的机械化战争中清醒过来。不过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从战场回到了上海，一般人依然不知道战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我和他们说到九江、安庆、芜湖，他们

都知道的，一说到殷家汇，这个日本人所经营的军事据点，大家就茫然无知了。经过了八年的长期战争，一般人的军事观点，依然停留在城堡战的窠臼中（连蒋介石也在内）。至于野战阵地与高度流动性的野战战术，那就一无所知了。所以，蒋介石的国军，后来给共军打得一败涂地，大家也就莫知所以了。

我呢，经过了长时期的战场生活，总算在军事大学毕业了！至于及格不及格，还等待着事实来证明呢！

目 次

总序 曹 雷	001
--------	-----

前记——战场生活	001
----------	-----

第一卷 引论

一、扉语	003
二、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	012
三、明治维新与大陆政策	019
四、日本之内在的矛盾	025
五、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之行程	033
六、中日纠纷与国际	041

第二卷 日本侵略战序幕

七、日俄战后	051
八、“九·一八”事变	059
九、中国诉之于国联	066
十、“一·二八”淞沪战役（上）	073
十一、“一·二八”淞沪战役（下）	078
十二、伪满洲国登场	084

十三、长城战役——《塘沽协定》	091
十四、阴霾中之华北	097
十五、国人之抗战情绪	103
十六、西安事变	108
十七、英、美、苏联及德国之远东政策	114

第三卷 全面抗战初页

十八、暴风雨之前夕	123
十九、“七七”卢沟桥事变	130
二十、平津失陷	138
廿一、向“战争”迈进	143
廿二、淞沪防御战（前期）	149
廿三、华北防御战（上）	159
廿四、淞沪防御战（后期）	166
廿五、华北防御战（下）	174
廿六、太湖南北地区诸战役	181
廿七、南京防御战及芜湖、杭州战斗	190
廿八、中日战后之国际反应	198
后记——抗战史料之搜集、鉴别与编次	205
后记 曹景行	215
后记之二 曹景行	217

第一卷 引论